

数据显示,中国人均书房面积不大。然而阅读无处不在,只要心中有书,哪里都是书房

0.65m²,也不能阻挡你抵达诗与远方

阅读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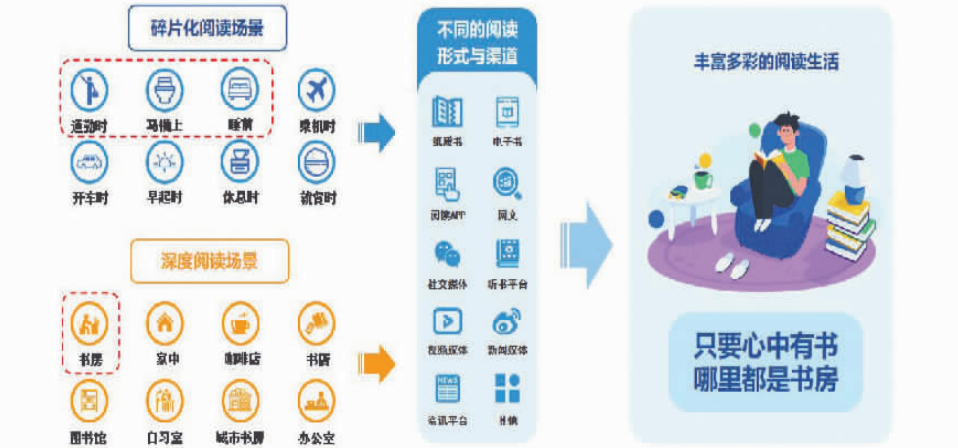
中国人均书房面积仅0.65㎡,实在不大;全国平均书房自由需花费近30万元;52.9%的人在书房里加班,50.9%的人在书房独处静静……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当与易观联合发布《2021中国书房与阅读现状洞察》,这些数据以独特视角洞悉了国人的阅读现状和精神世界,透视不同城市书房与阅读差异以及社会阅读场景的变迁。

本报记者 苏墨

世界读书日前后,在北京三里屯街头,一间“厕所”引发路人驻足打卡。这间透明的“厕所”内部带有马桶,还悬挂各式各样图书,“厕所”外侧挂满印着作家金句和趣味书单

的卷纸,过往行人可以自行取拿,把有“文化味儿”的厕纸带回家。

书房装置的内容来源于《2021中国书房与阅读现状洞察》报告,报告根据中国居民家庭书房拥有情况、书房使用情况以及图书阅读行为等展开深入调研。



舒乙笔下的那座城

赵昂

4月21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每次有人问,北京除了故宫天坛颐和园,还有哪里值得去时,我一般都会推荐一本书——《发现北京:舒乙眼中的北京》。舒乙在书中开宗明义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北京除了上述知名景点外,“犄角旮旯里全有东西,都是宝,马虎不得,稍不留神,就停在了表面”,因为“北京实在很大、很老、很深”。

最为关键的是,“当你就近仔细观察北京时,所有的观察都只属于你自己,是你自己用眼去看来的,用耳去听来的,用亲身去体验来的,可不是由书上得来的。你一定会有许多新的体会。这又是北京带给你的一种极大的乐趣”。

事实上,舒乙对北京的认识,也是这样慢慢形成的。作为老舍的儿子,他并非出生在北京,而是于1935年出生在青岛,当时,老舍在山东大学任教。现在,青岛还有老舍故居,老舍在那栋房子里写下了《骆驼祥子》。

“1950年初夏,我们从重庆坐火车去首都北京”,舒乙在《我的父亲老舍》一文中这样写道,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了语文课本。中学毕业后,舒乙去列宁格勒学习林业,回国后在南京做过林业工作。舒乙还有一篇文章也被收入课本,叫《北京的春天》,同样的题目,他和父亲各写过一篇,均为散文经典。

“春节有许多地方可去,妇女吃完饭,看花灯,看烟火,可以集体群游,散步叫走百病,过桥叫走桥,取度厄运之意;竟相到正阳门洞里去摸门钉,门钉有妇女乳房的形象,摸了门钉宜生大胖小子。人们白天可以到琉璃厂去赶厂甸。可以骑驴到白云观或者大钟寺去赶庙会。可以到雍和宫去看打鬼”……正阳门的门钉,现在恐怕摸不到了,但厂甸的庙会,依然是京城的一景,位列京城四大庙会之首,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庙会,恢复于2001年。今年情况特殊,庙会还有了线上版。

其实,越是这些观察来、体悟来的景象,越能让你读懂舒乙笔下的那座城。《发现北



老舍之子舒乙。

高育文 摄/视觉中国

京》一书中讲述的地点有很多,随便说出几个都令人颇有共鸣之感。景山前街的寿皇殿,昔日雍正王朝“九子夺嫡”时幽禁十四阿哥之所,后来变成了北京市少年宫;由明朝司礼监太监温祥修建的石景山承恩寺,壁画精美绝伦;还有法国人铎尔孟,曾经是王府的法语教师,在他坚持下,法文版《红楼梦》是一部包括

诗词歌赋的全译本……

多年后,同一好友逛后海,好友是老北京,站在湖边指点南方,“我家以前住在新街口往南。”笔者忙问,“祖上可是正红旗下?”答曰,“你怎么知道?”“八旗的驻地是有分布的,走走走,去马凯餐厅,我跟你仔细讲讲,老舍的儿子还给这里题过字呢。”

华山脚下唱老腔

4月23日,陕西省华阴市西岳庙前,华阴老腔班子正在为游客们表演。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省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其声腔具有刚直高亢、磅礴豪迈的气魄,非常追求自在、随兴的痛快感,听起来颇有关西大汉咏唱大江东去之慨,此类表演方式也被誉为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

本报记者 刘金梦 摄



G 视线

《一日冬春》:世间万象 唯不能忘

陈俊宇

2020年2月9日那一天,你还记得在那一天做了什么吗?为男朋友亲手打磨戒指的女孩,被女儿强拉回去再洗一遍手的老爸,冒着感染风险一次次去做产检的孕妇,戏言躺在床上少外出就是为国家做贡献的大叔,各显神通在家中“攀岩”打球搞锻炼的男女老少……

这些生动的生活细节,将我们的思绪再一次拉回疫情期间隔离在家的特殊日子。

这是近日在优酷上线的纪录片《一日冬春》,以5000多名普通人自拍的生活片段为素材,跨越全国全景式记录了疫情期间普通的一天——2020年2月9日这24个小时里,疫情影响之下国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中国人民如何度过疫情高峰期,并最终赢得抗疫的胜利,这部纪录片观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参考视角。

由于居家隔离的防疫要求,传统的组建剧组进行外出拍摄的方式无法进行。大象纪录、优酷决定联合发起一个线上的“全民纪录计划”,向所有人发出邀请:在2020年2月9日,拿起你手边的设备(手机、相机、摄像机均可)拍摄自己的生活片段,不求专业、但求真实。

《一日冬春》的意义恰恰在于,它是万千普通人对疫情经历与感受的自觉记录,也是万千隔离的家庭生活的主动呈现。“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记录者。疫情肆虐,我们坚信镜头所到之处,尽是值得记录的生命片段,这十二个时辰的生活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点点滴滴都是见证,也是我们合力写给未来的启示录。”导演秦晓宇谈及创作初衷时说,“我们不仅希望汇聚私密的真情与现实,也希望汇聚的成果是一件动人的影像作品、一件反向纪念碑式的公共作品。这样的纪念碑是对私人记忆的强调与尊重,并将其象征化。它是由作为一个个分散个体的共同体制作的,每个人都将自身个体化的记忆镌刻其上。”

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而言,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经历了什么,又付出乃至牺牲了什么,并最终有了何种不曾有过的人生体悟?《一日冬春》所呈现的疫情中的众生万象,正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绝佳的影像证明。

正如纪录片中一位拍摄者所说:“我们唯一应该时刻坚持的,就是不忘记。”不忘记我们这场疫情中逝去的,不忘记我们曾经如此深刻地体悟,也不忘记在大地上流淌的爱。《一日冬春》将作为时代的宝贵样本,带着一代人的情感与记忆在人间流传。

《奋斗者之歌》主题歌全网发布

本报讯(记者陶稳)近日,由知名词作家越夫、曲作家王备联袂为全总文工团创演的大型情景歌舞史诗《奋斗者之歌》量身创作,著名歌唱家陈思思倾情演唱的主题歌曲《奋斗进行曲》全网发布。

据悉,《奋斗者之歌》继首演后将于5月初在上海、嘉兴南湖开启全国巡演,该剧目将以情景歌舞的方式礼赞那些可歌可泣的劳动模范以及奋战在建设一线的劳动者。而作为主题歌的《奋斗进行曲》则是其中的点睛之笔。

越夫表示:“只有奋斗才能成就梦想,我想借此作品礼赞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推动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讴歌在新时代奋进道路上的每一位奋斗者。”

“我们都是奋斗者,怀着初心做奉献,我们都是奋斗者,报国愿愿挺身偿”,这两句歌词令陈思思格外的感动和触动,“我们文艺工作者也是普通劳动者、奋斗者中的一员,为大国重器创造者们歌唱让我感到无比激动和骄傲。”

发展传统技艺 助力乡村振兴



4月22日,工作人员在榕江县车民街道卧龙社区的民族产业工坊晾晒蓝染服饰。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的蜡染和刺绣是当地苗、侗等少数民族同胞世代传承的手工技艺,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榕江县立足实际,将传统技艺结合现代工艺发展,通过整合自然和文化资源,拓展特色文化产业,让群众实现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发(范晖摄)

G 艺评

“另类”女演员,只有喜剧一条路吗?

沙洲

前不久,明星模仿节目《百变大咖秀》第六季圆满收官,锤娜丽莎凭借超强的搞笑能力、综艺感,成为新一代“模王”,喜剧届又多了一位颇有观众缘的宝藏女孩。

后电视时代我们迎来了一个非线性碎片化可互动的媒介环境,视频网站、社交平台、短视频强势崛起,喜剧的表现方式不断地被拓宽,除了小品、相声、话剧等舞台艺术,电影、电视等银幕艺术,新兴的喜剧表演方式也层出不穷,如脱口秀、短视频、单口喜剧等。喜剧从样式到内容,呈现越来越丰富、多元。

喜剧有了更鲜活的土壤,一批年轻化的女性喜剧演员开始崛起,掀起新的喜剧风潮。2010年后,贾玲、马丽等人相继进入观众们的视野,多年来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逐渐跻身国内喜剧演员的金字塔尖。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新生代的女性喜剧人大放异彩,杨笠和李雪

琴通过《脱口秀大会3》积攒了人气并持续走红,金靖在多种综艺节目中展现喜剧天分,创作短视频《辣目视频》而走红的辣目洋子,在不少作品中展现了不俗的演技,锤娜丽莎则凭借《百变大咖秀》的出众表现崭露头角,这几位极具辨识度的新人势必在喜剧圈中越来越有存在感。

喜剧创作的难度很大,没有对生活的精辟理解,临摹,逗不笑观众。喜剧演员若想出圈,不仅要有逗人发笑的能力,更需能调动观众情绪和传递对应的主旨思想,创造力与观众缘缺一不可。不少女喜剧人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往往长着一张小人物的面孔,却有着往内走的、多元化的魅力。喜剧给了她们展现才华与魅力的舞台,不过,一定程度上只能“扮丑、扮土”,喜剧标签既成就也束缚了她们。放眼娱乐圈,她们依然边缘。

女喜剧人想要摘下固有标签,出演非喜剧类角色,完成转型和蜕变,实非易事。换句话说,当一个女演员不好看,她想“红”,也许只有

通过走喜剧这条路来实现。

在崇尚颜值,把长相作为衡量女演员标准的娱乐行业,很少有那些身负才华、长相平凡的女演员的位置。那些“另类”的女演员,也只能在喜剧界谋得一席之地,哪怕拥有不俗的演技,和不低的知名度。

吴君如演了一辈子喜剧,对于“卖丑”,她难以释怀,“其实我是一个自卑的人,我很清楚自己不是美女,所以一直以来演的都是丑女的角色”。张小斐被人戏称为喜剧界的颜值天花板,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她,眼看着杨幂等同学大红大紫,却因为长相不那么出众,鲜有在银幕亮相的机会,多年来只能在小品舞台上表演,参加《我就是演员》时有导师不认识她是谁,也不认可她的演技,直到凭借李焕英一角走红,才有了挑选剧本的机会。再如任素汐,凭借《驴得水》《无名之辈》等作品被观众熟知,演技备受认可,但除了低成本喜剧,她依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像她这样的“丑”演员,每一次亮相都能给人带来惊喜,但是又很

快被滚滚热搜推回幕后。在娱乐圈,她们依然是“无名之辈”。

说白了,不少另类女演员都遭遇了不够美的瓶颈。她们因为不够美,只能选择喜剧。其实,优秀的女喜剧人,往往能够有着对生活的精辟观察,有着强烈的人物性格表达,虽然不如貌美演员精致,但气韵却更饱满丰富,戏路也更宽,可惜的是,如今的荧幕往往没有这种风格强烈的演员的一席之地。

像辣目洋子上了那么多期演技综艺,认真地扮她的人寥寥无几。这正反映出市场对这些另类女演员的接受程度——你虽然好,有演技,但是我的戏也用不到你,没有谁肯用心雕琢这样的璞玉。除了喜剧,她们走出来的太少了。

女明星的美,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无趣,那么狭隘?难道观众不需要更普通的长相,来反映生活的酸辣苦辣,喜怒哀乐,来演绎普通人平凡却又扎实的人生?期待对女演员“美”的评价更加外延,因为美本来是可以更丰富、更多元,更耐咀嚼品味的。